

簡易印刷

——  
回憶那刻鋼板的年代

廖玉卿

## 簡易印刷—— 回憶那刻鋼板的年代

廖玉卿

將蠟紙鋪在鋼板上，用鐵筆在蠟紙上書寫，再藉油墨與濾網的運作達到大量印製的方式，大家習慣稱這為「刻鋼板」，在世間風行的時間，總有半個世紀以上（從二戰末期起，直到 80 年代，電腦逐漸普及之後）才慢慢地被人遺忘。此期間，它對文化、教育的傳播和推展貢獻很大。時至今日，那些年長些的「老人」們聚在一起，仍會津津樂道當年「刻鋼板」的一些陳年往事。

這是一套簡單又能夠快速複製的印刷方式，主要操作的工具除鐵筆、鋼板、蠟紙和一套油印裝置——油印機外，還有油墨滾筒、濾網、油墨和油墨刷。它的原理是利用鋼板面上的粗糙板面（有點像牛的舌頭），將蠟紙放在鋼板上，用鐵筆在蠟紙上書寫時，會將書寫到之處紙面上的蠟質刮掉，油印時，書寫處會滲出字跡來，未刻到之處，則油墨不會透過去。



▲▶ 印製試卷的油印機，現存於校史館中。



以鐵筆在鋪有滑溜溜蠟紙的鋼板上刻字，和平常我們用原子筆書寫時的方式大致相同，只是在很硬且面上十分粗糙的鋼板上書寫時的難度高些，尤其書寫的力道與字體的工整都需掌握得很好才行，若用力過當或書寫時過於潦草，油印出來後，在字的轉折處會產生模糊；要是不小心刺破蠟紙，則油印時，破孔處會滲出油墨，讓紙面上留下油漬。因此，想拿捏得恰到好處可得下番功夫才行。

光復初期，各方面物質極度短缺，冷僻科目教學用的課本，尤其是高農學生的專業書籍，因市場小、利潤少，一般出版商根本不願投資印刷；授課老師為了教學需要，幾乎都是自刻鋼板、油印或上課時板書讓學生抄筆記。以吳世承老師擔任的「高農氣象學」為例，他自編、自刻、自授了很長一段時間；吳老師在校時間很長，53 至 56 學年兼任實習主任，57～58 學年兼任教務主任。他的鋼筆字剛健、工整、有力，當時刻的那本《高農氣象學》不仔細看，還以為是鉛印本呢；這本書曾經留在校史館裡當作歷史的見證。直到民國 56 年，才經由台灣開明書店印刷、發行；由於內容充實，也被其他學校採用為教科書。

專科初期，筆者曾在圖書館裡發現過一本高農森林科使用的《測量學》「好像」也是該科授課老師自編、自刻、自授用的。由於時間過久，已不記得是哪位老師編撰的。（那時候，本校森林科學生參加高、普考的風氣很盛，錄取率很高，那本《測量學》也有可能是科中學生向校外朋友借來的。）當時市面上買不到專為高職森林科學生撰寫的教材。同一時間、地點，還發現一本刻鋼板油印的《測量實習指導》，是森林科陳利仁老師的著作；陳老師在民國 35 年至 38 年間曾兼任本校教學組長，只可惜圖書館幾經搬遷，已不復再見。

待至民國 69～73 年政府教育經費比較充裕後，曾專案鼓勵農科老師編寫教科書，由省教育廳所屬的台灣書局負責發行、經銷。當時本校農科老師參與撰寫的人數十分踴躍，撰寫的科目總共有一、二十門之多。此後，自編、自刻油印教本才正式走入歷史。

刻鋼板、油印成書的方式，在當時的另一大貢獻是為各科學生編製參考講義。那時期出版的教科書，為了減低成本，大致說來都非常「陽春」，與 21 世紀的版本相比，內容、知識都收錄得太少。通常學校的授課老師總會另以刻鋼板的方式為學生們編寫些補充講義，這種做法在各級學校十分普遍（套一句「天下的老師都是一樣的」來向他們致敬！）；直到 70 年代初期，百姓生活情形日趨好轉，印刷業隨之興隆，教科書、參考書愈印愈厚，內容、知識、註釋也愈來愈龐雜，油印講義業也就自然沒落！

另一個使用得十分普遍之處是各級學校考試卷的繕寫。那時候，考卷的刻繕工作都是任課老師自己動手。有些老師偶而私下也會請教務處的劉朝明先生幫忙。朝明先生個性豁達、樂於

助人，他刻鋼板的功夫更是一流，字體好看、刻得又快，只要老師們開口，他從不拒絕。

至於在訓導處，除了平常例行性的刻、印些開會通知或會議紀錄外，使用頻率最高的是每年校慶舉辦的運動會，會中的「即時快報」是訓育組支援。

「即時快報」的主要內容在報導會場上的即時動態，如：比賽成績揭曉、各單項名次得勝人物的訪談、貴賓蒞臨和會場花絮，這些工作都是訓育組協同推展，要是遇到學生們是新手上路，施展不開時，訓育組也會邀請一、二位老師協助、指導學生採訪會場新聞、撰寫花絮、刻鋼板，油印、分送快報；其中，黃秀祺先生是該組的「大柱」。秀祺先生刻鋼板更是無出其右者：字漂亮、速度快，控制版面不加思索，那支鐵筆在蠟紙上運作自如；偶而有塊「報屁股」（報紙上編餘的空白處），他能隨手勾畫出一些動態的人物或「小可愛」型的玩偶……看他「玩」起來輕鬆自在，像是正在享受。那幾年參與的學生中幾乎都有高手在，每次編出來的快報賞心悅目，令人讚賞。

至於對外的公用文書或比較重要的文稿，則仍以使用中文打字為主。本校農村家事科開過這門課，也曾協助地方政府代訓過幾個班次的學員，供地方單位聘用。有關校內文書的中文打字工作，是由文書組的楊麗花小姐擔任，為時甚長。中文打字機較英文打字機複雜得多，不僅機器笨重，字盤龐雜，偶而還得自行造字，不太好學也不太好。楊小姐卻能得心應手，打出來的稿件版面十分平整穩重，很受各界好評。



早期教職員生操作中文打字機的景象

### 作者簡介

廖玉卿，《國立宜蘭大學校史》第一、二、三輯編輯；本系列叢書《院系所·卓越與深耕》編纂（與劉雅倫合著）。現職博雅學部專任教師。